傳燈錄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八卷

下一卷▶

懷讓禪師第二世下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見錄。

汾州無業禪師。

澧州大同廣澄禪師。

池州南泉普願禪師。

五台鄧隱峰禪師。

溫州佛嶼和尚。

烏臼和尚。

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。

石臼和尚。

本溪和尚。

石林和尚。

洪州西山亮坐主。

黑眼和尚。

米嶺和尚。

齊峰和尚。

大陽和尚。

紅螺山和尚。

泉州龜洋無了禪師。

利山和尚。

韶州乳源和尚。

松山和尚。

則川和尚。

南嶽西園曇藏禪師。

百靈和尚。

鎮州金牛和尚。

洞安和尚。

忻州打地和尚。

潭州秀溪和尚。

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。

潭州林華善覺禪師。

汀州水塘和尚。

古寺和尚。

江西椑樹和尚。

京兆草堂和尚。

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。

閉溪和尚。

洛京黑澗和尚。

京兆興平和尚。

逍遙和尚。

福溪和尚。

洪州水老和尚。

浮杯和尚。

潭州龍山和尚。

襄州居士龐蘊。天目山明覺禪師。王屋山行明禪師。京兆智藏禪師。大陽山希頂禪師。蘇州崑山定覺禪師。隨州洪山大師。連州元提禪師。泉州無了禪師。泉州慧忠禪師。安豐山懷空禪師。羅浮山道行禪師。廬山法藏禪師。呂後山寧賁禪師。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

汾州無業

汾州無業禪師者。商州上洛人也。姓杜氏。初母李氏聞空中言：「寄居得否。」乃覺有娠。誕生之夕，神光滿室。俯及凹去上下留中間歲。行必直視，坐即跏趺。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。五行俱下，諷誦無遺。十二落髮。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。習四分律疏。才終便能敷演。每為眾僧講涅槃大部。冬夏無廢。

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，特往瞻禮。馬祖睹其狀貌瑰偉，語音如鐘。乃曰：「巍巍佛堂，其中無佛。」師禮跪而問曰：「三乘文學粗窮其旨。常聞禪門即心是佛，實未能了。」馬祖曰：「只未了底心即是，更無別物。」師又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。」祖曰：「大德正鬧在，且去別時來。」師才出，祖召曰：「大德。」師回首。祖云：「是什麼。」師便領悟，禮拜。祖云：「這鈍漢，禮拜作麼。」雲居錫拈云：「什麼處是汾州正鬧。」

自得旨，尋詣曹溪禮祖塔。及廬岳天台遍尋聖跡。自洛抵雍，憩西明寺。僧眾舉請充兩街大德。師曰：「非吾本志也。」後至上黨。節度使李抱真。重師名行，旦夕瞻奉。師常有倦色，謂人曰：「吾本避上國浩穰。今復煩接君侯，豈吾心哉。」乃之綿上抱腹山。未久，又往清涼金閣寺。重閱大藏，周八稔而畢。復南下至於西河。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。師曰：「吾緣在此矣。」由是雨大法雨，垂二十載。廣語具別錄。並汾緇白，無不向化。

凡學者致問。師多答之云：「莫妄想。」唐憲宗屢遣使徵召。師皆辭疾不赴。暨穆宗即位，思一瞻禮。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。齎詔迎請。至彼作禮曰：「皇上此度恩旨不

同常時。願和尚且順天心。不可言疾也。」師微笑曰：「貧道何德，累煩世主。且請前行，吾從別道去矣。」乃沐身剃髮。至中夜，告弟子惠嗓等曰：「汝等見聞覺知之性。與太虛同壽，不生不滅。一切境界本自空寂。無一法可得。迷者不了，即為境惑。一為境惑，流轉不窮。汝等當知。心性本自有之，非因造作。猶如金剛不可破壞。一切諸法，如影如響，無有實者。故經云：唯有一事實，餘二即非真。常了一切空，無一物當情。是諸佛用心處。汝等勤而行之。」言訖，跏趺而逝。荼毗日，祥雲五色異香四徹。所獲舍利，瑩若玉珠。弟子等貯以金棺。當長慶三年十二月。二十一日葬於石塔。壽六十二臘四十二。敕謚大達國師，塔曰澄源。

大同廣澄

澧州大同廣澄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六根滅。」師云：「輪劍擲雲，無傷於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來人。」師云：「共坐不相識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。」師云：「暗寫愁腸寄與誰。」

南泉普願

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。鄭州新鄭人也。姓王氏。唐至德二年。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。三十詣嵩嶽受戒。初習相部舊章，究毗尼篇聚。次游諸講肆。歷聽楞伽華嚴。入中百門觀，精練玄義。後扣大寂之室。頓然忘筌，得遊戲三昧。一日為僧行粥次。馬大師問：「桶裡是什麼。」師云：「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。」自餘同參之流，無敢徵詰。貞元十一年。憩錫於池陽自構禪齋。不下南泉，三十餘載。大和初。宣城廉使陸公亙向師道風。遂與監軍同請下山。申弟子之禮。大振玄綱。自此學徒不下數百。言滿諸方，目為郢匠。

一日師示眾云：「道個如如，早是變也。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。」歸宗云：「雖行蓄生行，不得蓄生報。」師云：「孟八郎又恁麼去也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文殊普賢。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，趁出院也。」趙州云：「和尚棒教誰吃。」師云：「且道，王老師過在什麼處。」趙州禮拜而出。玄覺云：「且道，趙州休去。是肯南泉不肯南泉。」師擬取明日遊莊舍。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。莊主乃預為備。師到問莊主：「爭知老僧來，排辦如此。」莊主云：「昨夜土地報導和尚今日來。」師云：「王老師修行無力。被鬼神覷見。」有僧便問：「和尚既是善知識。為什麼被鬼

神覷見。」師云：「土地前更下一分飯。」玄覺云：「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。」雲居錫云：「是賞伊罰伊。只如土地前見。是南泉，不是南泉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。王老師不恁麼道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恁麼道，還有過麼。」趙州禮拜而出。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：「上座禮拜了便出，意作麼生。」趙州云：「汝卻問取和尚。」僧上問曰：「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他卻領得老僧意旨。」

師一日捧缽上堂。黃檗和尚居第一坐，見師不起。師問云：「長老什麼年中行道。」黃檗云：「空王佛時。」師云：「猶是王老師孫在。下去。」

師一日問黃檗：「黃金為世界，白銀為壁落。此是什麼人居處。」黃檗云：「是聖人居處。」師云：「更有一人，居何國土。」黃檗乃叉手立。師云：「道不得，何不問王老師。」黃檗卻問：「更有一人居何國土。」師云：「可惜許。」

師又別時問黃檗：「定慧等覺此理如何？」黃檗云：「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。」師云：「莫是長老見處麼。」黃檗云：「不敢。」師云：「漿水價且置。草鞋錢教阿誰還。」

師見僧斲木，師乃擊木三下。僧放下斧子歸僧堂。師歸法堂，良久，卻入僧堂。見前僧在衣缽下坐。師云：「賺殺人。」僧問：「師歸丈室，將何指南。」師云：「昨夜三更失卻牛。天明失卻火。」

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。師遇之白眾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。道不得即斬卻也。」眾無對，師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師舉前語示之。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。師曰：「汝適來若在。即救得貓兒也。」

師在方丈，與杉山向火次。師云：「不用指東指西。直下本分事道來。」杉山插火箸，叉手立。師云：「雖然如是。猶較王老師一線道。」

有僧問訊，叉手而立。師云：「太俗生。」其僧便合掌。師云：「太僧生。」僧無對。

一僧洗缽次，師乃奪卻缽。其僧即空手而立。師云：「缽在我手裡。汝口喃喃作麼。」僧無對。

師因入菜園。見一僧，師乃將瓦子打之。其僧回顧，師乃翹足。僧無語。師便歸方丈。僧隨後入問訊云：「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。豈不是警覺某甲。」師云：「翹足又作麼生。」僧無對。後有僧問石霜云：「南泉翹足意作麼生。」石霜舉手云：「還恁麼無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王老師要賣身，阿誰要買。」一僧出云：「某甲買。」師云：「他不作貴價，不作賤價。汝作麼生買。」僧無對。臥龍代云：「屬某去也。」禾山代云：「是何道理。」趙州代云：「明年來與和尚縫個布衫。」

師與歸宗麻谷同去。參禮南陽國師。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：「道得即去。」歸宗便於圓相中坐。麻谷作女人拜。師云：「恁麼即不去也。」歸宗云：「是什麼心行。」師乃相喚回，不去禮國師。玄覺云：「只如南泉恁麼道。是肯底語不肯語。」雲居錫云：「比來去禮拜國師。南泉為什麼卻相喚回。且道，古人意作麼生。」

師問神山：「作什麼。」對云：「打羅。」師云：「手打腳打。」神山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分明記取，舉似作家。」洞山別云：「無腳手者，始解打羅。」

有一座主辭師。師問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對云：「山下去。」師云：「第一不得謗王老師。」對云：「爭敢謗和尚。」師乃噴水云：「多少。」座主便出去。先雲居云：「非師本意。」先曹山云：「賴也。」石霜云：「不為人斟酌。」長慶云：「請領語。」雲居錫云：「座主當時出去，是會不會。」

師一日掩方丈門。將灰圍卻門外云：「若有人道得，即開。」或有只對，多未愜師意。趙州云：「蒼天。」師便開門。

師因玩月次，有僧便問：「幾時得似這個去。」師云：「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。」僧云：「即今作麼生。」師便歸方丈。陸亙大夫問云：「弟子從六合來。彼中還更有身否。」師云：「分明記取，舉似作家。」陸又謂師曰：「和尚大不可思議。到處世界皆成就。」師云：「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。」

陸異日又謂師曰：「弟子亦薄會佛法。」師便問：「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。」陸云：「寸絲不掛。」師云：「猶是階下漢。」師又云：「不見道，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。」

師上堂次，陸大夫云：「請和尚為眾說法。」師云：「教老僧作麼生說。」陸云：「和尚豈無方便。」師云：「道也欠少什麼。」陸云：「為什麼有六道四生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教他。」

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。拈起骰子云：「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？」師拈起骰子云：「臭骨頭十八。」又問云：「弟子家中有一片石。或時坐或時臥。如今擬鐫作佛，還得否。」師云：「得。」大夫云：「莫不得否。」師云：「不得不得。」雲岩云：「坐即佛不坐即非佛。」洞山云：「不坐即佛坐即非佛。」

趙州問：「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。如何是物外道。」師便打。趙州捉住棒云：「已後莫錯打人去。」師云：「龍蛇易辨衲子難謾。」

師喚院主。院主應諾。師云：「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。時優填王思佛。請目連運神通三轉。攝匠人往彼雕佛像。只雕得三十一相。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。」院主問：「如何是梵音相。」師云：「賺殺人。」

師問維那，今日普請作什麼。對云：「拽磨。」師云：「磨從你拽。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。」維那無語。保福代云：「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。」法眼代云：「恁麼即不拽也。」

一日有大德問師曰：「即心是佛又不得。非心非佛又不得，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。更說什麼得與不得。只如大德吃飯了。從東廊上西廊下。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。」

師住庵時，有一僧到庵。師向其僧道。某甲上山，待到齋時。做飯先自吃了，送一分來山上。少時，其僧自吃了。卻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。師待不見來。便歸庵見僧臥。師亦去一邊而臥。僧便起去。師後住云：「我往前住庵時。有個靈利道者。直至如今不見。」

師拈起球子問僧云：「那個何似這個。」對云：「不似。」師云：「什麼處見那個，

便道不似。」僧云：「若問某甲見處。和尚放下手中物。」師云：「許你具一隻眼。」

陸亙大夫向師道：「肇法師甚奇怪。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。」師指庭前牡丹花云：「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。如夢相似。」陸罔測。陸又問：「天王居何地位。」師云：「若是天王，即非地位。」陸云：「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。」師云：「應以天王身得度者。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。」陸辭歸宣城治所。師問：「大夫去彼，將何治民。」陸云：「以智慧治民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即彼處生靈。盡遭塗炭去也。」

師入宣州，陸大夫出迎接。指城門云：「人人盡喚作雍門。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。」師云：「老僧若道，恐辱大夫風化。」陸云：「忽然賊來時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王老師罪過。」陸又問：「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。」師云：「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。」

師為馬大師設齋。問眾云：「馬大師來否。」眾無對。洞山云：「待有伴即來。」師云：「子雖後生，甚堪雕琢。」洞山云：「和尚莫壓良為賤。」

師洗衣次有僧問：「和尚猶有這個在。」師拈起衣云：「爭奈這個何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是一個是兩個。

師問僧良欽。空劫中還有佛否。」對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是阿誰。」對云：「良欽。」師云：「居何國土。」無語。僧問：「祖祖相傳合傳何事。」師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古人底。」師云：「待有即道。」僧云：「和尚為什麼妄語。」師云：「我不妄語，盧行者卻妄語。」

問：「十二時中以何為境。」師云：「何不問王老師。」僧云：「問了也。」師云：「還曾與汝為境麼。」僧問：「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。」師云：「無風火不隨是什麼。」僧無對。師卻問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思總不生時，還我本來面目來。」僧云：「無容止可露。」洞山云：「還曾將示人麼。」

師問座主云：「你與我講經得麼。」對云：「某甲與和尚講經。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。」師云：「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。」座主云：「某甲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汝道，空中一片雲，為復釘釘住，為復藤纏著。」

問：「空中有一珠，如何取得。」師云：「斲竹布梯空中取。」僧云：「空中如何布梯。」師云：「汝擬作麼生取。」

僧辭，問云：「學人到諸方。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。未審如何只對。」師云：「但向道，近日解相撲。」僧云：「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一拍雙泯。」問：「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父母已生了，鼻孔在什麼處。」

師將順世，第一坐問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。」師云：「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。」僧云：「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汝若隨我。即須銜取一莖草來。」師乃示疾。大和八年甲寅。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。告門人曰：「星翳燈幻亦久矣。勿謂吾有去來也。」言訖而謝。壽八十七臘五十八。明年春入塔。

五台隱峰

五台山隱峰禪師者。福建邵武人也。姓鄧氏。時稱鄧隱峰。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。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睹奧。復來往石頭，雖兩番不捷。語見馬祖章。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。

師在石頭時，問云：「如何得合道去。」石頭云：「我亦不合道。」師云：「畢竟如何？」石頭云：「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。」

一日石頭和尚鏟草次。師在左側叉手而立。石頭飛鏟子。向師面前鏟一株草。師云：「和尚只鏟得這個。不鏟得那個。」石頭提起鏟子。師接得鏟子，乃作鏟勢。石頭云：「汝只鏟得那個。不解鏟得這個。」師無對。洞山代云：「還有堆阜麼。」

師一日推土車次。馬大師展腳在路上坐。師云：「請師收足。」大師云：「已展不收。」師云：「已進不退。」乃推車碾過大師腳損。歸法堂執斧子云：「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。」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。大師乃置斧。

師到南泉睹眾僧參次。南泉指淨瓶云：「銅瓶是境，瓶中有水。不得動著境，與老僧將水來。」師便拈淨瓶向南泉面前瀉。南泉便休。師後到溈山。於上座頭解放衣缽。溈山聞師叔到。先具威儀下堂內。師見來，便倒作睡勢。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。少間，溈山問侍者，師叔在否。對云：「已去也。」溈山云：「去時有什麼言語。」對云：「

無言語。」溈山云：「莫道無言語，其聲如雷。」

師以冬居衡岳，夏止清涼。唐元和中。薦登五台，路出淮西。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。官軍與賊交鋒，未決勝負。師曰：「吾當去解其患。」乃擲錫空中，飛身而過。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。鬥心頓息。

師既顯神異，慮成惑眾。遂入五台，於金剛窟前將示滅。先問眾云：「諸方遷化，坐去臥去，吾嘗見之。還有立化也無。」眾云：「有也。」師云：「還有倒立者否。」眾云：「未嘗見有。」師乃倒立而化。亭亭然其衣順體。時眾議舁就茶毗，屹然不動。遠近瞻視，驚歎無已。師有妹為尼，時在彼。乃俯近而咄曰：「老兄疇昔不循法律。死更熒惑於人。」於是以手推之，憤然而踣。遂就闍維，收舍利入塔。

溫州佛嶼

溫州佛嶼和尚。尋常見人來，以拄杖卓地云：「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。」僧問：「正恁麼時作麼生。」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。師乃打之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賊也賊也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異類。」師敲碗云：「花奴花奴，吃飯來。」

烏臼和尚

烏臼和尚。有玄紹二上座。從江西來參師。師乃問云：「二禪伯發足什麼處。」僧云：「江西。」師以拄杖打之。玄云：「久知和尚有此機要。」師云：「你既不會。後面個僧只對看。」後面僧擬近前，師便打云：「信知同窠無異土，參堂去。」

潭州石霜

潭州石霜一作瀧大善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春日雞鳴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中秋犬吠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大眾出來出來。老漢有個法要。百年後不累你。」眾云：「便請和尚說。」師云：「不消一堆火。」洞山問：「幾前一童子甚是了事。如今不見，向甚處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火燄上泊不得。卻歸清涼世界去也。」

石臼和尚

石臼和尚。初參馬祖，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師云：「烏臼來。」祖云：「烏臼近日有何言句。」師云：「幾人於此茫然在。」祖云：「茫然且置。悄然一句作麼生。」師乃近前三步。祖云：「我有七棒。寄打烏臼，你還甘否。」師云：「和尚先吃，某甲後甘。」卻回烏臼。

本溪和尚

本溪和尚。龐居士問云：「丹霞打侍者，意在何所。」師云：「大老翁見人長短在。」居士云：「為我與師同參了。方敢借問。」師云：「若恁麼從頭舉來。共你商量。」居士云：「大老翁。不可共你說人是非。」師云：「念翁老年。」居士云：「罪過罪過。」

石林和尚

石林和尚。一日龐居士來。師乃豎起拂子云：「不落丹霞機，試道一句。」居士奪卻拂子了，卻自豎起拳。師云：「正是丹霞機。」居士云：「與我不落看。」師云：「丹霞患啞，龐翁患聾。」居士云：「恰是也恰是也。」師無語。居士云：「向道偶你恁麼。」師亦無語。

又一日，師問居士云：「某甲有個借問。居士莫惜言句。」居士云：「便請舉來。」師云：「元來惜言句。」居士云：「這個問訊，不覺落他便宜。」師乃掩耳而已。居士云：「作家作家。」

亮座主

亮座主。隱洪州西山。本蜀人也。頗講經論。因參馬祖，祖問曰：「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。」亮云：「不敢。」祖云：「將什麼講。」亮云：「將心講。」祖云：「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。爭解講得經。」亮抗聲云：「心既講不得，虛空莫講得麼。」祖云：「卻是虛空講得。」亮不肯，便出。將下階，祖召云：「座主。」亮回首。祖云：「是什麼。」亮豁然大悟，禮拜。祖云：「這鈍根阿師，禮拜作麼。」亮歸寺，告聽眾云：「某甲所講經論，謂無人及得。今日被馬大師一問。平生功夫冰釋而已。」乃隱西

山，更無消息。

黑眼和尚

黑眼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不出世師。」師云：「善財拄杖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十年賣炭漢，不知秤畔星。」

米嶺和尚

米嶺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。」師云：「醜陋任君嫌，不掛雲霞色。」師將示滅，乃遺一偈云：「祖祖不思議，不許常住世。大眾審思惟，畢竟只這是。」

齊峰和尚

齊峰和尚。一日龐居士入院。師云：「俗人頻頻入僧院討個什麼。」居士回顧兩邊云：「誰恁道，誰恁道。」師乃咄之。居士云：「在這裡。」師云：「莫是當陽道麼。」居士云：「背後底。」師回首云：「看看。」居士云：「草賊敗草賊敗。」師無語。居士又問：「此去峰頂有幾里。」師云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居士云：「可畏峻硬，不得問著。」師云：「是多少。」居士云：「一二三。」師云：「四五六。」居士云：「何不道七。」師云：「才道七，便有八。」居士云：「得也得也。」師云：「一任添取。」居士乃咄之而去。師隨後咄之。

大陽和尚

大陽和尚。伊禪師參次。師云：「伊禪近日一般禪師。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。作這個為人。還會文采未兆時也無。」伊云：「擬向這裡致一問。」問：「和尚不知可否。」師云：「答汝已了，莫道可否。」伊云：「還識得目前也未。」師云：「是目前作麼生識。」伊云：「要且遭人點檢。」師云：「誰？」伊云：「某甲。」師便咄之。伊退步而立。師云：「汝只解瞻前，不解顧後。」伊云：「雪上更加霜。」師云：「彼此無便宜。」

紅螺和尚

紅螺和尚。在幽州。有頌示門人曰：「紅螺山子近邊夷。度得之流半是奚。共語問酬全不會。可憐只解那斯祈。」

龜洋無了

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。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。姓沈氏。年七歲，父攜入白重院。視之如家，因而舍愛。至十八，剃度受具靈岩寺。後參大寂禪師。了達祖乘，即還本院。院之北，樵彩路絕。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。遇六眸巨龜，斯須而失。乃庵於此峰，因號龜洋和尚。一日有虎逐鹿入庵。師以杖格虎，遂存鹿命。洎將示化，乃述偈曰：「八十年來辨西東。如今不要白頭翁。非長非短非大小。還與諸人性相同。無來無去兼無住。了卻本來自性空。」偈畢，儼然告寂。瘞於正堂。垂二十載，為山泉淹沒。門人發塔，見全身水中而浮。閩王聞之，遣使舁入府庭供養。忽臭氣遠聞。王焚香祝之曰：「可遷龜洋舊址建塔。」言訖，異香普薰，傾城瞻禮。本道奏謚真寂大師，塔曰靈覺。後弟子慧忠遇澄汰。終於白衣。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，謂之東塔。今龜洋二真身，士民依怙。若僧伽之遺化焉。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，如本章述之。

利山和尚

利山和尚。僧問：「眾色歸空，空歸何所。」師云：「舌頭不出口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不出口。」師云：「內外一如故。」僧問：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。請師直指。」師云：「子承父業。」僧云：「如何領會。」師云：「貶剝不施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大眾有賴去。」師云：「大眾且置。作麼生是法身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，我向你道。」僧卻問：「如何是法身。」師云：「空華陽燄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不見如何？」僧云：「為什麼如此。」師云：「只為如此。」

韶州乳源

韶州乳源和尚。上堂云：「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。大眾莫有道得者，出來試道看。」有一僧出，才禮拜，師便打云：「是什麼時節出頭來。」後人舉似長慶。長慶云：「不妨不妨。」資福代云：「為和尚不惜身命。」

師見仰山，作沙彌時唸經。師咄云：「這沙彌唸經恰似哭聲。」仰山云：「慧寂唸經似哭。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乃顧視而已。

松山和尚

松山和尚。一日命龐居士吃茶。居士舉起托子云：「人人盡有分，因什麼道不得。」師云：「只為人人盡有。所以道不得。」居士云：「阿兄為什麼卻道得。」師云：「不可無言也。」居士云：「灼然灼然。」師便吃茶。居士云：「阿兄吃茶何不揖客。」師云：「誰。」居士云：「龐翁。」師云：「何須更揖。」後丹霞聞舉，乃云：「若不是松山，幾被個老翁作亂一上。」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：「何不會取未舉起托子時。」

則川和尚

則川和尚。龐居士看師。師云：「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。」居士云：「猶得阿師重舉在。」師云：「情知久參事慢。」居士云：「阿師老耄，不啻龐翁。」師云：「二彼同時，又爭幾許。」居士云：「龐翁鮮健，且勝阿師。」師云：「不是勝我。只是欠你一個襆頭。」居士云：「恰與師相似。」師大笑而已。

師入茶園內摘茶次。龐居士云：「法界不容身。師還見我否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老師泊答公話。」居士云：「有問有答，蓋是尋常。」師乃摘茶不聽。居士云：「莫怪適來容易借問。」師亦不顧。居士喝云：「這無禮儀老漢。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。」師乃拋卻茶籃子，便入方丈。

西園曇藏

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。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。後謁石頭遷和尚，瑩然明徹。唐貞元二年。遁衡岳之絕頂，人罕參訪。尋以腳疾，移止西園。禪侶繁盛。師一日自開浴次。僧問：「何不使沙彌。」師乃拊掌三下。洞山云：「一種是時節因緣。就中西園精妙。」僧問曹山：「古人拊掌豈不明沙彌邊事。」曹山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。」曹山云：「這沙彌。」

師養一靈犬，嘗夜經行次。其犬銜師衣，師即歸房。又於門側伏守而吠。頻奮身作猛噬之勢。詰旦，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。張口呀氣，毒燄熾然。侍者請避之。師曰：「死可逃乎。彼以毒來，我以慈受。毒無實性，激發則強。慈苟無緣，冤親一揆。」言訖，

其蟒按首徐行。倏然不見。復一夕有群盜，犬亦銜師衣。師語盜曰：「茅舍有可意物，一任取去。終無所吝。」盜感其言，皆稽首而散。

百靈和尚

百靈和尚。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。師問云：「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。還曾舉向人未。」居士云：「曾舉來。」師云：「舉向什麼人。」居士以手自指云：「龐翁。」師云：「直是妙德空生，也歎居士不及。」居士卻問：「師得力句是誰知。」師便戴笠子而去。居士云：「善為道路。」師一去更不回首。

鎮州金牛

鎮州金牛和尚。師自作飯供養眾僧。每至齋時，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：「菩薩子吃飯來。」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。僧問長慶：「古人撫掌喚僧吃飯。意旨如何？」長慶云：「大似因齋慶贊。」僧問大光：「未審慶贊個什麼。」大光便作舞。僧乃禮拜。大光云：「這野狐精。」東禪齊云：「古人自出手作飯。舞了喚人來吃。意作麼生，還會麼。只如長慶與大光。是明古人意，別為他分析。今問上座。每日持盂掌缽時。迎來送去時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。若道別，且作麼生得別來。若一般恰到他舞。又被喚作野狐精，有會處麼。若未會，行腳眼在什麼處。」僧問曹山：「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。」曹山云：「是。」僧云：「向上事請師道。」曹山咄云：「這奴兒嫂子。」

洞安和尚

洞安和尚。有僧辭師，師云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僧云：「本無所去。」師云：「善為闍梨。」僧云：「不敢不敢。」師云：「到諸方分明舉。」

僧侍立次，師問：「今日是幾。」僧云：「不知。」師云：「我卻記得。」僧云：「今日是幾。」師云：「今日昏晦。」

忻州打地

忻州打地和尚。自江西領旨，自晦其名。凡學者致問。惟以棒打地而示之。時謂之打地和尚。一日被僧藏卻棒，然後問。師但張其口。

僧問門人曰：「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。意旨如何？」門人即於灶底取柴一片。擲在釜中。

潭州秀溪

潭州秀溪和尚。一日谷山問：「聲色純真，如何是道。」師云：「亂道作麼。」谷山卻從東邊過西邊立。師云：「若不恁麼即禍事也。」谷山卻過東邊。師乃下禪牀，方行兩步。被谷山捉住云：「聲色純真事作麼生。」師便掌谷山。谷山云：「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。」師云：「要谷山老漢作麼。」谷山呵呵大笑三聲。

馬頭神藏

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。上堂謂眾云：「知而無知，不是無知而說無知。」南泉云：「恁麼依師道，始道得一半。」黃檗云：「不是南泉駁他，要圓前話。」

華林善覺

潭州華林善覺禪師。常持錫夜出林麓間。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。夾山善會造庵問曰：「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。」師曰：「然。」夾山曰：「騎卻頭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出頭從汝騎。不出頭騎什麼。」僧參方展坐具，師曰：「緩緩。」僧曰：「和尚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可惜許，磕破鐘樓。」其僧從此悟入。

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。問曰：「師還有侍者否。」師曰：「有一兩個。」裴曰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師乃喚大空小空。時二虎自庵後而出。裴睹之驚悸。師語二虎曰：「有客且去。」二虎哮吼而去。裴問曰：「師作何行業，感得如斯。」師乃良久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山僧常念觀音。」

汀州水塘

汀州水塘和尚。師勘歸宗：「甚麼處人。」歸宗云：「陳州人。」師云：「多少年幾。」歸宗云：「二十二。」師云：「閻梨未生時，老僧去來。」歸宗云：「和尚幾時生。」師豎起拂子。歸宗云：「這個豈有生耶。」師云：「會得即無生。」歸宗云：「

未會在。」師無語。

古寺和尚

古寺和尚。丹霞參師，經宿至明旦煮粥熟。行者只盛一缽與師。又盛一碗自吃，殊不顧丹霞。丹霞即自盛粥吃。行者云：「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丹霞問師：「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。」師云：「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。」丹霞云：「幾不問過這老漢。」

江西木卑樹

江西椑樹和尚。因臥次，道吾近前牽被覆之。師云：「作麼。」道吾云：「蓋覆。」師云：「臥底是坐底是。」道吾云：「不在這兩處。」師云：「爭奈蓋覆何。」道吾云：「莫亂道。」

師向火次，道吾問：「作什麼。」師云：「和合。」道吾云：「恁麼即當頭脫去也。」師云：「隔闊來多少時耶。」道吾便拂袖而去。

道吾一日從外歸。師問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道吾云：「親近來。」師云：「用簸這兩片皮作什麼。」道吾云：「借。」師云：「他有從汝借，無作麼生。」道吾云：「只為有所以借。」

京兆草堂

京兆草堂和尚。自罷參大寂，游至海昌。海昌和尚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師云：「道場來。」昌云：「這裡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賊不打貧人家。」

問：「未有一法時，此身在什麼處。」師乃作一圓相，於中書身字。

陽岐甄叔

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。上堂示眾曰：「群靈一源，假名為佛。體竭形消而不滅。金流樸散而常存。性海無風，金波自湧。心靈絕兆，萬象齊照。體斯理者，不言而遍歷沙

界。不用而功益玄化。如何背覺，反合塵勞。於陰界中妄自囚執。」師始登此山宴處，以至成院。聚徒演法，四十餘年。唐元和十五年。正月十三日歸寂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。於東峰下建塔。

蒙溪和尚

蒙溪和尚。僧問：「一念不生時如何？」師良久僧便禮拜。師云：「汝且作麼生會。」僧云：「某甲終不無慚愧。」師云：「汝卻信得及。」

問：「本分事如何體悉。」師云：「你何不問。」僧云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師云：「你卻問得好。」其僧大笑而出。師云：「只有這師僧靈利。」

有僧從外來，師便喝。僧云：「好個來由。」師云：「猶要棒在。」僧云：「珍重。」便出。師云：「得能自在。」

洛京黑澗

洛京黑澗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密室。」師云：「截耳臥街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。」師乃換手捶胸。

京兆興平

京兆興平和尚。洞山來禮拜。師云：「莫禮老朽。」洞山云：「禮非老朽。」師云：「非老朽者不受禮。」洞山云：「他亦不止。」洞山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。」師云：「即汝心是。」洞山云：「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。」師云：「若恁麼，即問取木人去。」洞山云：「某甲有一句子。不借諸聖口。」師云：「汝試道看。」洞山云：「不是某甲。」

洞山辭。師云：「什麼處去。」洞山云：「沿流無定止。」師云：「法身沿流，報身沿流。」洞山云：「總不作此解。」師乃撫掌。保福云：「洞山自是一家。」乃別云：「覓得幾人。」

逍遙和尚

逍遙和尚。一日師在禪牀上坐。有僧鹿西問云：「念念攀緣，心心永寂。」師云：「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。」西云：「道個什麼。」師云：「不知。」西云：「請師說。」師以拂子驀口打。西便出。師告大眾云：「頂門上著一隻眼。」

福溪和尚

福溪和尚。僧問：「古鏡無瑕時如何？」師良久。僧云：「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山僧耳背。」僧又舉前問。師云：「猶較些子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自己。」師云：「你問什麼。」僧云：「豈無方便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你適來問什麼。」僧云：「得恁麼顛倒。」師云：「今日合吃山僧手裡棒。」僧問：「緣散歸空，空歸何所。」師云：「某甲。」僧云：「喏。」師云：「空在何處。」僧云：「卻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波斯吃胡椒。」

洪州水老

洪州水老和尚。初參馬祖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。」祖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師才禮拜祖便與一踏師大悟。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：「也大奇也大奇。百千三昧無量妙義。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。」便禮拜而退。師住後告眾云：「自從一吃馬師踏。直至如今笑不休。」有僧作一圓相。以手撮向師身上。師乃三撥，亦作一圓相。卻指其僧僧便禮拜。師打云：「這虛頭漢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。」師云：「動則影現，覺則冰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乃拊掌呵呵大笑。凡接機大約如此。

浮杯和尚

浮杯和尚。有凌行婆來禮拜師。師與坐吃茶。行姿乃問云：「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吩咐阿誰。」師云：「浮杯無剩語。」婆云：「某甲不恁麼道。」師遂舉前語問婆。婆斂手哭云：「蒼天中間更添冤苦。」師無語。婆云：「語不知偏正，理不識倒邪。為人即禍生也。」後有僧舉似南泉。南泉云：「苦哉浮杯。被老婆摧折。」婆後聞南泉恁道，笑云：「王老師猶少機關在。」有幽州澄一禪客。逢見行婆，乃問云：「怎生南泉恁道

由少機關在。」婆乃哭云：「可悲可痛。」禪客罔措。婆乃問云：「會麼。」禪客合掌而退。婆云：「伎死禪和如麻似粟。」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。趙州云：「我若見這臭老婆。問教口啞卻。」澄一問趙州云：「未審和尚怎生問他。」趙州以棒打云：「似這個伎死漢，不打待幾時。」連打數棒。

婆又聞趙州恁道云：「趙州自合吃婆手裡棒。」後僧舉似趙州。趙州哭云：「可悲可痛。」婆聞趙州此語，合掌歎云：「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。」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：「怎生是趙州眼？」婆乃豎起拳頭。趙州聞，乃作一頌，送凌行婆云：「當機直面提。直面當機疾。報你凌行婆，哭聲何得失。」婆以頌答趙州云：「哭聲師已曉。已曉復誰知。當時摩竭國，幾喪目前機。」

潭州龍山

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。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云：「老宿處來。」師云：「老宿有何言句。」僧云：「說即千句萬句。不說即一字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即蠅子放卵。」其僧禮拜，師便打之。洞山價和尚行腳時。迷路到山，因參禮次。師問：「此山無路。闍梨向什麼處來。」洞山云：「無路且置。和尚從何而入。」師云：「我不曾云水。」洞山云：「和尚住此山多少時。」師云：「春秋不涉。」洞山云：「此山先住，和尚先住。」師云：「不知。」洞山云：「為什麼不知。」師云：「我不為人天來。」

洞山卻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。」師云：「長年不出戶。」洞山云：「如何是主中賓。」師云：「青天覆白云。」洞山云：「賓主相去幾何。」師云：「長江水上波。」洞山云：「賓主相見有何言說。」師云：「青風拂白月。」洞山又問：「和尚見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。」師云：「我見兩個泥牛鬥入海。直至如今無消息。」師因有頌云：「三間茅屋從來住。一道神光萬境閒。莫作是非來辨我。浮生穿鑿不相關。」

襄州龐蘊

襄州居士龐蘊者。衡州衡陽縣人也。字道玄。世以儒為業。而居士少悟塵勞，志求真締。唐貞元初。謁石頭和尚，忘言會旨。復與丹霞禪師為友。一日，石頭問曰：「子自見老僧已來。日用事作麼生。」對曰：「若問日用事，即無開口處。」復呈一偈云：「日用事無別。唯吾自偶諧。頭頭非取捨。處處勿張乖。朱紫誰為號。丘山絕點埃。神通並妙用。運水及般柴。」

石頭然之。曰：「子以緇耶素耶。」居士曰：「願從所慕逐不剃染。」後之江西，參問馬祖云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。」祖云：「侍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」居士言下頓領玄要。乃留駐參承，經涉二載有偈曰：「有男不婚。有女不嫁。大家團欒頭，共說無生話。」自爾機辯迅捷，諸方向之。

嘗游講肆隨喜《金剛經》。至無我無人處，致問曰：「座主，既無我無人，是誰講誰聽。」座主無對。居士曰：「某甲雖是俗人，粗知信向。」座主曰：「只如居士意作麼生。」居士乃示一偈云：「無我復無人。作麼有疏親。勸君休歷坐。不似直求真。金剛般若性。外絕一纖塵。我聞並信受，總是假名陳。」座主聞偈，欣然仰歎。

居士所至之處。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。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。元和中，北遊襄漢隨處而居。或鳳嶺鹿門，或廛肆閭巷。初住東岩，後居郭西小舍。一女名靈照。常隨制竹漉籬令鬻之，以供朝夕。有偈曰：「心如境亦如，無實亦無虛。有亦不管，無亦不居。不是賢聖，了事凡夫。易復易，即此五蘊有真智。十方世界一乘同。無相法身豈有二。若舍煩惱入菩堤。不知何方有佛地。」

居士將入滅。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。女遽報曰：「日已中矣而有蝕也。」居士出戶觀次，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。居士笑曰：「我女鋒捷矣。」於是更延七日。州牧於公問疾次，居士謂曰：「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。好住世間皆如影響。」言訖，枕公膝而化。遺命焚棄江湖。緇白傷悼。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。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